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
第十四回 議疏通中朝騰尺素 掩耳目一紙貼憑單

懷祖不解其意，也靜坐不則一聲。建威忽地浩歎道：「懷祖兄！將無作有，訛虛為實，正是阻力的發端。未來事黑如漆，安得復有馮君不惜生命激厲同胞的銳氣呢？」懷祖道：「馮君死矣！同胞之悠悠忽忽依然如昔，即有第二馮君，正恐已死之心，雖有洪爐巨冶，不能鼓之使熱。」張氏接口道：「只看目前的議論，分途歧出，倒不如初時畫一，那些懷挾隱私、掉弄唇舌的，無論言之是非，皆不足道。就是一二主持清議的，也不過以空談爭勝，誰肯從實地上做番事業？浩浩大劫，泄沓視之，怕真無可補救了！」建威道：「且盡我心所能到，我力所能為，以待時機，又如何呢？」

懷祖道：「兄言至此，想以獨力經營麼？且請問兄台將如何下手呢？」建威道：「或農牧，或工廠，擇一為之。但本國工人不如居外者之機巧，且弟自彼來，目睹同胞子身飄泊，茫無歸依，尤覺為之慘傷。故下手第一法，先將失業的工人載之回國。以次及於有業可操者，盡數使之離去。工人去則商亦不得留，工商皆去，則公使領事有如贅瘤，亦不得不改馳他國，彼國受累真淺哩。」

懷祖道：「工去何與於商，又何累於彼國呢？」建威道：

「華商在外的貿易，小部分是賺外人的錢，大部分還是賺中國工人的錢。工人一去，彼國雖有遍山遍地的金銀，我華商所分不過毫釐的子金，能容若干華商？自然而然要隨工人回國了。工商皆歸，他貨姑不論，試問彼之食物要少銷若干種，彼之行廠要多添若干別種工人？今日罷工，明日又索加佣金，能不受累麼？再加吾祖國諸同胞，人人抱定『不用美貨』四個字，為抵禦外侮無上的勢力。內外一逼，彼何能支？必有低首下心，俯就範圍的日子。那時廢例、廢案，我將何求不得？」張氏道：

「工人既先失業，那歸國的川資自然無著，要君代謀，一人需金若干，十人需金若干，推而及於千人、萬人，又需金若干，博施濟眾，願量雖宏，實力可能不可能？就算心力相濟了，十數萬工商，折中計之，已有五六萬工人，決不是一廠一地所能位置。眾擎易舉，獨木難支，與其舉事而無收束，不如且憑三寸舌，鼓動一番，果能將伯一呼，他山來助，才可望有始有終哩。」說得建威十分動聽，拉著懷祖道：「此間富商不少，與兄往訪，看有一二同志沒有？」懷祖也就匆匆隨著建威出棧。

撇下張氏一人，形影相對，不免孤寂，便僱車尋到會長處。

來客座中，先有兩個幹事員，正拿一張抄稿在那裡指指划划的談論，一見張氏，都道：「姊姊來得湊巧，我們正打算來找你呢？」張氏問有何事。會長道：「那班定貨的商人，怪不得日來絕無動靜，原來已運動部中派了一位參議會同商會中人，替他們籌劃疏通的辦法。這張是部中所致參議的信稿，那張是參議所復部中的信稿，姊姊請看罷。」

張氏接過看罷，會長才說道：「部稿說有六七千萬兩的貨價，是據商人所報，但六千與七千相差一千萬兩，在商人已不應為是約略估計之詞。復稿先說存貨一千三四百萬兩，定而未到者五千餘萬兩，合計將及七千萬兩，先後相差二千萬兩。揣其用意，不過欲牽合商人的報數，而忘先後之間自相矛盾，豈不可笑？」

張氏道：「就妹看來，參議復數既然先後不符，則現定之貨，待至銷動，必且放膽續定，所謂盡銷前定，懲罰後定的議論，皆不過欺人之談。」幹事道：「誠如是，則抵制大局，不且瓦解冰銷麼？」

張氏笑道：「尚不至是。定者自定，不用者自不用。我輩無如商人何，商人又將如我輩何？」會長搖頭道：「姊姊這話太托大了。據復稿所查，全中國一年只銷美貨一千六七百萬兩，然照復稿前半的貨價，約夠三年的銷路，照後半的貨價，約夠四年的銷路。從前不定、不用兩層的主意，都從商會發起，到實行時，若輩雖將不定的一層自行破壞，然不用的一層，學界持之甚力，全國和者亦最多。若輩非無聞見，何以加定至三倍、四倍之多，不防銷路的窒塞？自然別有用意。」

幹事員道：「若輩不過視我團體有如散沙，必不至人人不用，才敢如此多定的。」會長道：「非此之謂也。凡貨只認牌號，然商人能分，用戶不能分。譬如香煙、煤油，只有幾種，改換已是不難，銷最廣，牌最多的，要推洋布，不能人人都用土布，便受人朦混，也不自知。」

幹事道：「現在各處爭約會，都將美貨的商標、印單廣送，照單檢點，若輩如何朦混呢？」會長道：「無論全國四萬萬人，不能人人都得那張傳單，就是幾位得單的，也不見人人隨帶在身，隨地對勘，有什麼不好朦混呢？既好朦混，行商尚然略略有些折扣，販商自然要貪目前的小利，既貪目前的小利，自然要三倍、四倍加定了。總而言之，華商安貨，已夠三年、四年的銷路，則三年、四年中我雖不買、不用，在美要無所傷。抵制大局，從此搖動了！」張氏太息道：「好新則厭故，安常則憚變，今日要人棄洋布用土布，其勢萬萬不能。只有自拓洋布的製造廠，或就門面，或就兩邊，別加符號，使人易於識別。」

再聯合各地的會友，普勸眾人，改用本國的貨物。若然眾人都能信從，此事便易挽回。但不知姊姊等肯贊成此議麼？」會長欣然道：「自興實業，不但可謀持久，並可永杜漏卮，極願贊成的。但一二人之力能有幾何？自須另開一會，勸人分任。且妹所接各友的報告書，本須當眾宣明，姊姊看是何日相宜呢？」

張氏道：「會友大半是在學堂，非星期不能有暇。好在相去有三日，便在星期舉行罷。」因擬一張傳單的底稿，用印刷器立地印了四百張，交幹事員分投去送。其時報時鐘已報戌初，會長堅留張氏小飲，直到子正方回棧房。聽懷祖正在建威房中談論，自覺微酣，不去驚動，便先靜坐養神。漸漸睡魔來擾，有些人定模樣。

忽然聽耳邊似有人聲，張目一望，正是懷祖，連聲歎氣，道：「今日與建威連走十餘處，都是空勞往返，並且還得一信，南北節度，都已行文令禁各會集議抵制，怎不叫人喪氣呢？」

張氏道：「禁者自禁，不用者依舊不用，政府其奈我何？但須人人激發天良，默相領會。阻力之有無，可一概置之不問。」

懷祖道：「僅僅國內之阻力，原不過一紙文告，不至真到自殘同種獻媚外人的地步。所難者，農牧工廠不能興，路礦大端尤如夢想。其始則內資日絀，外資日溢，其終必至內權日削，外權日張。生計之競爭，直將一敗塗地了。」張氏道：「今日所與諸人往復者，究竟是何情形呢？」懷祖道：「大半是聞廢例兩字，先已掩耳疾走，不容人再講下文。小半是或約可例，本都不甚了了。也就附和道是。等聽說興農勸工這些話，卻就有了議論，說中國工價雖賤，工人極會偷懶，兩天只抵一天，所以製成之件，不能不求善價，偏偏又粗又笨，不及洋貨的精良，買客斷無丟了好的不要，來買壞的。買客不買了，存貨不存錢，日久或霉或朽，必至一錢不值。這種包定折本的買賣，誰人肯做？若說種田，江浙人也算精明了，一年忙完四季，才將將就就顧了一家。養牛養羊，蒙古人的本行，幾見有發大財、擁厚資的人？既然不得發財，誰肯花著偌大的本錢，去做茫無把握的事業？並且還有一件極難措手的，是請朋友，尋常小小一家店舖，尚且千難萬難，不要說大來大往，可容易托人麼？兩位不看蹇老先生，現在的赫赫，再隔數年，便好見他敗象了。」

「我同建威聽似無理，又似有理，因竭力剖解。那知路是越走越差，話是越說越遠，竟道如今物力艱難，誰有餘款？能做什麼大事？兩位可知道，中國的路礦借洋債遲早總可收功，招華股，若無影附的洋款，便永無成日。難道偏是洋人有錢，華人無錢？其實華公司中，股東相並經理，經理又想欺股東，到底股東無權，經理有權，只好忍氣吞聲，受盡經理的欺侮？」

歷來榜樣已是多多，待從何處去招股份？若說獨創一業，我輩資本不多，本等生意，尚且不敷周轉，萬萬不能兼營他事，只好讓兩位獨為君子了。建威彼時尚想再與爭辯，我見其不可以辭動，不可以理喻，才勸建威辭出。不想行過石路，陡有非常怪象刺入眼簾，建威幾被氣絕，我亦為之憤懣到十二分。」

張氏道：「是什麼怪象呢？」懷祖道：「胡禮號衛生衣不是美貨麼？一條石路兩旁，無數的地攤，都堆了這件東西，高聲喊賣。我平心一想，早聞曾聞商會中已有人決議疏通，凡在限期以前，不論何貨，概予行銷，又議了兩條識別之法，或者因此才有人

敢當街明賣。因而逼近一看，誰想絕無憂。心知這事不妥當了，又約建威回到大馬路，去查出售美貨的店家。咳！

怪象中之怪象，商會中人真不知如何窮思級想，得了這等計算，幾乎要以一手遮盡眾人耳目。那班商家也就大書特書道，是國人公認。你想這種茫無限制的疏通，不是破壞是什麼？」

張氏笑道：「說了半天，究竟怎樣的辦法，還沒說明，知道誰非誰是呢？」懷祖恍然道：「我亦有些氣糊塗了，沒先把話說明，先下斷詞。原來商會發了一張憑單，各家把來貼在玻璃窗上，便算是前定的符記。可知逐件蓋個硬印，尚怕描樣私雕，把後定的充作前定，不要說是小小的軟紙，又不隨貨黏附。以後窗內之貨售盡，再運若干置於其中，還有誰人能指他是後定麼？」

張氏一聽，也覺憤憤道：「有限制的疏通，尚覺得不償失，無限制的疏通，何不竟行解散？還裝什麼假面？原來若輩奸商，竟有這般運動力。部中諸官也只顧商人的貲財，不顧工人的生命！咳！大勢至此，必無可為！我輩終日勞勞，即有萬分之一如意，也終不能圓滿了。」懷祖道：「難道部中諸官，已為商人之助麼？」張氏道：「可不是？我在會長處得見兩張部中同參議往返的抄稿，疏通之議，竟從內發，可怪不可怪呢？」便前前後後，細細講了一通。懷祖搓手道：「會長所論，妙入淵微。我想內地貨物，都由上海轉販，能由學會中力勸內地諸商，令其停販美貨，改販他國之貨，以供市需，諸商魄力既無滬商的雄厚，膽力自亦不如滬商，並且運販出入，不似上海散漫，調查也較便當，比勸用戶似乎直截許多了。」張氏道：「是亦一法。開會那天，我當宣告會友，請其分函親友，即有阻力，內地只得一重，比不得上海卻有兩重，似乎有個難易的分別。」

懷祖道：「合眾營業的一層，我與建威已經失敗，要仗女將軍的運籌決勝了。」張氏搖頭道：「初聽會長贊成時，我卻不無希望，如今想來，恐是鏡花泡影，茫無憑准。」懷祖驚問道：「是又何為？」張氏道：「中國財政之權，操諸男子，不操諸女子，即有俗所謂私房，不過歲貯月積，雖多亦復有限。」

偶然做兩件買賣，猶不為難，真要合一大公司，興一大利源，非得之於男子，其力斷斷不及。現在男子之有富名者，既然互相推諉，又明說讓人之為君子，不恥自居於小人，其決不肯輕破慳囊，固已不言而喻。即此證彼，即少觀多，恐女子之所贊成者，歸而與其父兄或若夫謀，必然拒而不許，豈非空費詞說麼？」懷祖沉吟道：「以事勢言，固將不免，但使建威得聞此說，又不知要添幾許愁緒哩。」